

重点
阅读

广东文学的形象使者

——《风起岭南——广东著名作家访谈笔记》序 □张培忠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到抗战时期的精神鼓舞,从延安文艺座谈会文化动员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再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凝魂聚魄,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家勇当文化先锋,以一系列精品佳作发挥了独特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回望广东文学百年历程,丘东平曾是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在战场上英勇捐躯的烈士,有“战地文学开拓者”的称号;欧阳山怀着“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让秧歌、小说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长篇小说《高天大》被视为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最早硕果之一;吴有恒从战场到文坛,从司令员到作家,以如椽之笔写下脍炙人口的《山乡风云录》,被誉为“北有《红灯记》,南有《山乡风云》”;陈国凯的小说《我应该怎么办?》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迷乱岁月的深刻反思。在百年红色文学的精神谱系中,广东作家有着辉煌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堪称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优秀作家更是一个地区的“形象代言人”。一个地区的作家数量之多少、成就之高低、影响之大小,是衡量一个地区的人文环境之优劣、文化底蕴之厚薄的重要指标,也成了衡量一个地区的“软实力”之强弱的重要指标。雨果曾经说过:“试将莎士比亚从英国取走,请看这个国家的光辉一下子就会削弱多少!”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但丁之于意大利,歌德之于德国,巴尔扎克之于巴黎,狄更斯之于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彼得堡,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君特·格拉斯之于但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水土构筑着作家的文学想象和思想疆域,作家则闪耀了一方水土的艺术长廊和文化星空。广东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国际视野、时代精神、民族传统、理想信念和现实主义成就了广东作家的特质和优势,广东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在海内外广泛传诵与传播,成为展现广东社会发展程度的“文化名片”,对于形成南粤印象、塑造广东形象产生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广东省作家协会本着挽救人文资料、挖掘历史记忆、展现名家风采、树立文化品牌的宗旨,探索开展了一系列抢救性、保护性记录广东文学名家影像资料的工作。一方面,依托专业团队开展专题拍摄。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下,依托专业力量对广东优秀作家进行影像拍摄和制作。先后协助广东电视台拍摄完成《大家流芳——首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人物系列纪录片》(共15集)、《文艺大家——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纪录片》(共15集),集中宣传推介梁信、陈国凯、金敏迈、张永枚、黄庆云、岑桑、章以武、刘斯奋8位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崇高品格。专题片分别于2017年、2018年经电视台播出,在社会各界产生了良好反响。一方面,以开展活动为契机灵活安排拍摄。结合筹建广东文学馆,广东省作协主动作为,发挥工作能动性,以开展迎春茶话会、系列慰问探访等文学活动为契机,灵活安排人员上门拍摄一批优秀老作家视频资料存档,并先后整理完成刘斯奋、张汉青、

章以武、范汉生、黄伟宗、吴南生、黄浩、饶芃子、张永枚、岑桑等作家视频制作,在相关文学活动中播放,达到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目的。

自2019年11月以来,广东省作协积极响应中国作协有关组织开展全国著名作家影像拍摄工作的倡议,认真开展“广东著名作家影像拍摄”工作,分阶段、分区域拍摄200名作家影像资料,受到广大会员作家的好评。一是确定拍摄对象。坚持艺术成就标准、德艺双馨导向、工作实绩要求、全面客观原则、兼顾文学门类,具体范围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或成就较突出的广东省作协会员,且原则上年龄在65岁以上,有广东省户籍或在广东省工作、创作满10年以上(含10年)、创作的文学作品或塑造的文学形象曾经在省内外广泛传播,在记录社会进步、反映时代风貌、体现文化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等。二是统筹推进工作。成立广东省作协开展著名作家影像拍摄工作领导小组,党组书记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党组其他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安排工作专班具体负责视频策划、拍摄、制作、文案等工作。既“走下去”拍摄,工作专班风雨无阻,主动深入著名作家工作地和家庭,拍摄创作、生活、工作情况;又“请上来”拍摄,邀请著名作家到广东省文学艺术家中围绕系列主题开展文学对话、影像拍摄。结合重大节日走访慰问老作家、老同志活动,动态拍摄一系列视频。三是抓好成果转化。在完成影像素材拍摄的基础上,采取自主工作、购买服务相结合方式,抓好视频整理、后期剪辑和相关专题片制作。有关影像资料将供广东文学馆展览和研究使用。

作家高小莉带队历时三年辛劳工作,勤勤恳恳,不辱使命,一边通过镜头记录作家们的“口述历史”,圆满完成影像拍摄任务,一边以细腻文笔记录镜头背后的故事和感悟,配套奉献出厚重的《风起岭南——广东著名作家访谈笔记》。这既是一本反映真实历程的工作笔记,也是一部彰显文心文德的散文集子。高小莉不追逐标新立异的潮流,不摆弄故弄玄虚的技巧,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美感。作品彰显着一种传统的散文美学,践行着“思想为美”的写作原则,讲究意象、意蕴、意味,可以称得上是真挚、真切、真诚的文学结晶。作家寓乐于工作,善于在反映访谈对象个人历练与宏大环境的观照中,着眼于人情、人性与人生的深层开掘,道出丰富的生命体验,投射出强烈的文学理念,呈现出直抒胸臆的酣畅淋漓,也表现出作家认知和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在影像拍摄过程中,高小莉与仇智杰、欧阳代娜、岑桑、章以武、黄伟宗、黄树森、刘斯奋、苏晨、张汉青、蔡运桂、王俊康、蒋述卓、杨克、郭小东、彭名燕、廖琪、陈剑晖、黄天骥、陈俊年、范汉生、左多夫、黄廷杰、李钟声、张俊彪、桂汉标、胡子明、郑明标等作家促膝长谈、真情对话,回忆个人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创作过程,回顾文学生涯经历过广东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畅谈创作心得、理念和作家往来之间的难忘故事,客观评价广东文学成就,展望广东文学事业发展态势。通过高小莉的系列笔记,我们读到广东一批优秀作家的独特感受。为文,既有“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慧复

中宵”的壮志豪情,也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远虑深谋;既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使命担当,也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厚积薄发;既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操守品格,更有“不羨千金买歌赋,一篇珠玉是生涯”的笃定执着。为人,有的作家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抱负,有的作家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有的作家抱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远大理想精神,有的作家坚守“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乐观主义,以美启真,以文养心,知行合一,给人启迪,值得致敬。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学事业犹如接力赛,正是因为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我们的文学事业才绵延不绝、生机勃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培养造就名家大师提出明确要求,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上强调“大师、大家,不是说有大派头,而是说要有大作品”;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强调“让当代中国文学家、艺术家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让中国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饱含着对文艺事业发展的深邃思考,饱含着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多年来,广东文学创作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多层次、覆盖面广的局面,除了驻会作家、会员作家、专业作家、签约作家外,大量的创作室、工作室汇聚了为数不少的作家,相当数量的自由职业者、自由撰稿人已成为作家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亦有“不是猛龙不过江”的人粤作家。人粤作家的外省经验和岭南文化的碰撞,产生出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作家身份的来源展示了广东文学的包容和共融,他们的作品见证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传奇与内蕴。文学队伍的开放、繁荣、多元,也大大拓展了广东文学的时代性、现实性、开放性。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恢宏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深刻变革的新时代,给文学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土壤、艺术源泉、发展动力。进入新时代,“花可小康”“天下一家”“以民为本”等等源自中华文化的观念,不仅提供了滋养文学初心的丰富养分,也创造了作家成长成熟的广阔舞台。真诚期待广东广大作家当好广东文学的形象使者,树立创作传世之作的雄心壮志,也以精品力作的高标准鞭策自我,善于从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利好叠加、广州和深圳“双核联动”、前海和横琴合作区“双翼齐飞”的战略大局中,胸怀“国之大者”,光大文学价值,以作家应有的史识、史才、史德,运用广东特色语言、广东表达方式,书写更多新时代的《三家巷》《香飘四季》,缔造新时代广东文学新传奇。

书香茶座



戏里戏外皆风流
——读青梅长篇小说《戏里戏外》
□李一鸣

青梅的长篇小说《戏里戏外》以鲁中山区一个乡村小戏班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为背景,表现了中国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们既期盼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又渴望乐在其中的精神满足。中国传统戏剧博大精深,新文化运动以来,更是有大量优秀戏剧作品广为流传,其一且进入因封闭而枯燥的山乡生活,便如甘霖之于久旱的庄稼,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方式。虽然进不了剧场,看不到名家名角演出,但无数个地方小戏班也能走村串乡,送戏上门,拥有众多的戏迷“粉丝”。他们口口相传,如同星火燎原。戏中演绎的美丑善恶会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警示和样本,粉墨登场更是满足了他们的某种表现欲和成就感,戏里戏外都充满莫大的诱惑,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生活变得充实和有滋有味起来。在《戏里戏外》中的桑园子村,几代爱戏如命的农民穷也思乐、富也思乐,把美好的梦想寄托在生日且未丑身上,笑着世事变迁,平添缕缕乡愁。寻常岁月中,农忙荷锄耕田,农闲唱戏自娱,乡邻同乐,村风清朗;战争年代里,戏班班师出征,奶奶血染戏衣;十年动乱间,别样的舞台令人啼笑皆非;改革开放后,乡村剧团重整锣鼓,好戏开场……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青梅敏锐把握时代的脉搏,通过讲述一个乡村小戏班近百年的发展传承故事,为我们描绘了几代农民对富裕文明生活的追梦历程,展现了戏里戏外广阔的人生舞台,阐释了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弘扬先进文化的历史必然。

《戏里戏外》叙事结构颇有特色,呈现出作者较为深厚的艺术功力。一株百年老柿树和一件血染的戏装,作为两条线索贯穿小说始终,牵引着故事的进程。桑园子村口那株百年“柿王树”是村里许多人的“干爹”,是战争年代为排长侯东江挡过子弹的“英雄树”,它脚下的小土地庙广场就是村里唱戏的“大戏台”。可以说,它见证着桑园子村的苦乐年华与爱恨情仇,是桑园子的村魂、乡愁和精神图腾,可它最终却成了县城城广场“柿柿(事事)如意”的“景观树”和“纪念碑”。全书故事从花姑母子初见柿王树开始,到在柿王树遗址下选举村民委员会唱大戏结束,不仅较好地串联了世事变迁,而且对县长侯东江、暴发户何金生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对柿王树浓墨重彩的正面描写,具有较强的穿透力,震撼人心。而当年花姑母子为避战乱流落到桑园子,从河南“文家班”带回的那件秋香色软皱老旦蟒,成为桑园子小戏班的传家宝。花姑血染戏装,文富昌、文志仁誓死保护戏装,小戏班敬仰戏装,更有秦小凤的出场解开戏装之谜,到后来桑园子庄户剧团兴办戏装厂、王月环身着戏装重现当年花姑风采……以戏装为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值得一提的是,小说讲述的故事跨越年代久远,但作者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为重点,较好规避了历史局限,加强了故事的紧凑感和时代感。

水袖轻舞处,笑谈戏里风流;指点江山中,历经时代变迁。戏里戏外,桑园子斗转星移,生出多少悲欢离合,演绎无数人间故事。小说精心塑造了一群爱戏如命的农民形象。于大脚、公德贵、花姑、文富昌、常九德、文志仁、王月环、常三斤、钱串儿和田茂顺、文青桃等为代表的四代桑园子人,都在小小的戏台和人生的大舞台上扮演着不同角色。他们抗争着自己的命运,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创造并见证着乡村文明的进程。岁月给这些爱戏人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家族式小戏班到农民庄户剧团,从口口相传演出传统折子戏到创作演出反映自己生活的现代大戏,他们的演艺舞台越来越宽广;从数十年面貌依旧到田茂顺竞选村主任立志乡村振兴,他们的人生舞台也越来越宽广。因为他们一直坚守这样一个信念:“心是晴的,所见都是阳光;心是善的,相遇都是好人;心是美的,所听都是乐声。你是笑着的,世界就洋溢微笑;你是善意的,生活就报以善果;你是乐观的,未来就充满希望!”

爱情是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戏里戏外》演绎的爱情戏同样精彩。备受乡民尊重的于大脚与乡绅公德贵本来可以有个完美的结合,但节俭桎梏了她的手脚,于大脚终生只能伴着纺车和数着窗外那300多颗早就认识了她的星星度过漫漫长夜。书中几乎没有他们爱情交往的描写,只有他们同台演出的一张剧照让他们永远沉浸在演出时“老头子、老婆子”这种甜蜜的称谓里,令人唏嘘不已。文志仁与秀珍、云英之间的爱情和亲情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因了《断桥》里面有爱情,常三斤和小修因戏结缘的生死之恋更是荡气回肠。在揭示人物命运的同时,小说还从日常生活入手,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主要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爱戏如命的常九德、常三斤举手投足如在眼前,许多农村女性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情感裂变、爱憎分明、嫉妒自私以及亲情友情爱情的错综复杂、反复无常跃然纸上,让人深切感受到生活的千姿百态,完美诠释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里戏外,千姿百态”的生活真谛。

《戏里戏外》的艺术张力和语言风格也是值得赞赏的。伴随故事发展,作者娓娓道来,时而行云流水,时而风趣诙谐,增强了叙事的感染力,具有较强的画面感,极易引发读者共鸣。而对牵涉到地方戏剧的有关知识,作者驾轻就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书中对鲁中山区民俗的描述让人感到亲切自然,对故事发展和人物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戏里戏外皆风流。在乡村文化振兴的新时代,《戏里戏外》给我们带来许多深层次思考,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新知新思

“平视”以后的“重述”

□何志云

上世纪80年代初,有机会读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知道我们熟悉的现代文学史,竟缺失了张爱玲等若干重要作家。当时就想想方设法去找了她的书来看。不过说实话,她的小说固然让我眼前一亮,油然而起了佩服之心,若说有多喜欢,实在也很勉强。接着,国内便有“张爱玲热”兴起,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各类港台书籍浩浩荡荡北上,“张学”开始兴盛。我认识的年轻人中有以她为硕士论文题目的,民间还有了人数众多的“张迷”,在初萌发的互联网上安营扎寨。虽然钱锺书是主张把作品和作家分开的,说喜欢鸡蛋不必非要见识下蛋的母鸡,但张爱玲确实有些特别,作品既招致众多的读者喜欢,人生经历又富有传奇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们由作品及作者本人,最终营造出这样一道“张学”与“张迷”的风景,也算是顺理成章。

这本《重述张爱玲——更新传记与小团圆公案》,作者金宏达系资深张爱玲研究专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写过研究张爱玲的论文,接着又与青编有四卷本《张爱玲文集》及《张爱玲研究资料》《张爱玲评说六十年》等,一并都成张爱玲爱好及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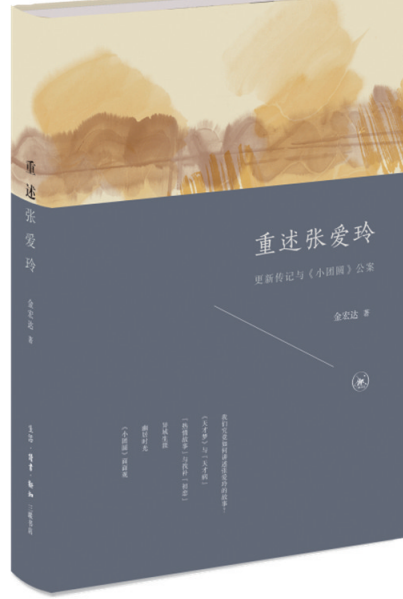
对于张爱玲及研究,该书作者是赞成学者王德威的看法的:张爱玲“被学院里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其实皆与有荣焉”。不过,在人的因素之外,他更着眼于社会历史进程,指出“在一个色彩驳杂的历史背景下,‘张爱玲神话’呈现出颇为微妙乃至诡异的特点”,这成为这本书撰写的缘起。在他看来,夏志清开了仰视张爱玲的头,而后几乎“咳嗽成珠”,无论“张迷”还是“张学”,都“经意和不经意地加入了过多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比较合适的视角应该是平视,“平视的好处,是以求真、求实的眼光,全方位,多看看,不虚荣,不讳言,尽可能还原其真身”。“全方位,多看看”是这里的内核,体现的是客观的研究精神,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还是为作家立传,都是须臾不

可偏离的。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张爱玲能够让人“全方位”看看的却十分有限。情形要到9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除了张爱玲作品得以陆续出版,与她有特殊关系或有交往者的回忆文章也纷纷出现,特别是张爱玲自传性作品《小团圆》问世,一批遗作又相继推出。用该书的说法,是“让张爱玲生平与传记材料的来源豁然拓宽,甚至可以发生质的变化”。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材料中,当然以《小团圆》最为重要,因为它是“自传性”小说,张爱玲承认它带有“自传性”,直言“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所以,若说《小团圆》提供了研究张爱玲生平的直接印证,应该不算为过。但另一方面,《小团圆》体裁既为小说,难免就会有虚构和想象,尤其是事关自己或他人的隐私之处,甄别与辨析真伪就成为基本的功课。何况,把小说简单对应于现实索引,还直接牵扯对历史人物与事实的评判。这么看来,如果换一个角度,在某种意义上,《小团圆》的出版或许使本来还算线索清朗的张爱玲研究,重又进入了谜团重重的境地。仅以《小团圆》的问世而论,张爱玲起始兴奋得难以自抑,恨不得马上在报刊连载;经由挚友宋淇夫妇劝阻和“拦截”,搁置二十年,其间多次捡拾修改;她的遗书是郑重嘱托要销毁《小团圆》的,遗产的下一代继承人竟又公布于世,而公布的是原稿还是修改稿也难论究竟……如此一波三折的背后是什么?这又与张爱玲晚年岁月有着怎样的纠葛?

《重述张爱玲》一书是把《小团圆》看作张爱玲的“生死劫”的,在作者看来,《小团圆》不仅仅是一部独立的作品,更是张爱玲的人生遭际中一个无法回避、不容漠视的核心事件。因此,作者对新材料的研究,一概围绕《小团圆》而展开,并以此作为“更新传记”的基础,构成这部书的上编,仔细读来,对于张爱玲的一生会有更丰富的感受与更切中肯綮的见解。而下编则为“《小团圆》公案”,更是紧紧围绕《小团圆》,从“社会小



说写作与《少帅》”入手,从容不迫地考察了“《小团圆》的近缘作品”之一《雪峰塔》和之二《易经》,然后再作“《小团圆》面面观”。之后宕开一笔,以“近缘作品之三”《对照记》《爱憎表》及拟写的《小团圆》散文作为收束。对《小团圆》来龙去脉的追踪与辨析,当是这部《重述张爱玲》的重中之重,也是全书最见功力之所在,不仅竭尽所能揭示了《小团圆》的全部“秘辛”,而且在对《小团圆》的追踪与阐释里,更引人对张爱玲“人生的来龙去脉”的发掘,从而增添了文学史的“沉厚与沧桑感”。据我揣度,作者应是对下编“《小团圆》公案”的研究在先,而后才有上编《更新传记》。或也可以说,若无如此细密扎实的下编,是难以托起上编、更遑论全书的。

对张爱玲的研究,当然还会有新的发现和深入。《重述张爱玲》的研究眼光和学养,既成就了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也足资后来者学习与启发。该书作者的研究竭力客观,却也在寄托着他的情感,在书中一概体现为少见的研究气度与襟怀,竟也激发起我对张爱玲其人其文新的兴趣。提及这一点,对于而今常见的冷冰冰的所谓学术规范,怕不会是多余吧?